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五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録監生臣沈　浩

五禮通考卷五十三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五十三

五祀

蕙田案五祀之祭見於經傳多矣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士喪禮禱於五祀是天子至士皆得祭五祀也月令五祀分祭五

時孟冬臘五祀此祭之時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司服祭五祀則希冕此祭之秩也獨祭法著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法有五疑焉曲禮天子祭五祀不云七祀儀禮士禱五祀不云二祀一也五祀與社稷同為地示之屬司命則屬天神泰厲則屬人鬼合為七祀恐非其類二也諸侯不祭户竈大夫以下不祭中霤恐非推報之義三也既為羣

姓立七祀又自為立七祀是天子有十四祀

諸侯有十祀矣四也五祀祭於宮中而以屬

參之五也祭法之說本不足信康成反以為

周制而以天子祭五祀為商制惑矣周禮五

祀難指為商制遂以為五官之神抑又惑矣

玆輯五祀門先經後史以諸儒辨論附於經

後覽者詳焉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注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當為祀書亦

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修及熙為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　疏先鄭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者先鄭意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一也故云五色之帝後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圜丘與四郊上今退在社稷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矣且五帝天神當在上經陽祀之中退在陰祀之內一何陋也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者生時為五官死乃為神配五帝在四郊知在四郊者鄭即引月令四時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并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故鄭云四時迎五行之氣于四郊也云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者但迎氣迎五方天帝雖不言祭人帝案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等五德之帝并五人神於上

明知五人神為十二月聽朔及四時迎氣而陳故鄭此注及下青圭赤璋之下注皆云迎氣時并祭五人帝五人神也

鄭氏鍔曰中霤土也季夏祀之井水也冬祀之門金也秋祀之戶木也春祀之竈火也夏祀之皆五行之小神在地者故其祭亦自血始或謂天子七祀此祭其五何也予以為司中泰厲以標燎祀之矣

黄氏度曰祭法七祀宗伯五祀司命泰厲非地類血祭者惟五耳

蕙田案鄭注以五祀為祭五官神非也血祭埋沈疈辜皆祭地祇左傳五官皆當從祀天神不在地祇内剛中謂五行之小神在地者

信矣詳見後辨說

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注五祀戸竈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　疏祭五祀者春祭戸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也歲徧者謂五方之帝迎氣雩祀明堂及郊雖有重者諸神總徧故云歲徧大夫祭五祀者大夫不得方祀及山川直祭五祀而已又曰云五祀戸竈中霤門行者此月令文大宗伯五祀以為五官者以其在五嶽之上此五祀在山川之下又與大夫同祭故知是戸竈等云此蓋殷時制也者以天子諸侯大夫同云祭五祀既無等差故疑殷時制也案王制云大夫祭五祀文與此同而鄭云五祀

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制之文上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旣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故引祭法五祀以解之與此不同

蕙田案鄭注此五祀與月令合是已乃又以爲殷禮蓋惑於祭法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之說而不能强同故彼爲周禮而以此爲殷制不知周禮但有五祀並無七祀七祀者禮記之言漢儒之附會耳烏足據依疏謂疑是殷制疑是周禮夫說經必有徵信豈可以巳之

疑而亂聖人之經哉故周禮曲禮王制一人之注而三遷其說與郊祀之釋天帝同一病矣

宗元案五祀通乎上下乃五行之神之最切於民生日用者然井即水神人尤利賴何以冬祭行而不祭井程子謂古者八家同井葢五祀皆門內之神井則非一家之所獨也然行亦非門內之神古人出門時原有軷祭以

祭行道之神冬則役車其休矣何又祭行而反不及井哉考之淮南子白虎通諸書皆云冬祭井疑彼為是月令特采呂氏春秋之文未足據也然大雅后稷肇祀而云取羝以軷以興嗣歲正在烝祭之時則似冬之祭行古禮原是如此後得楊用修說謂行即井也八家同井由家至井井開八道乃八家所行月令時訓特互言之而非有異雖亦曲解然實

為妙悟也但鄙意北方之神本有二則冬之祭行可兼井直當並祀之亦無害於義爾至王平仲説以五祀為祭之小者而大宗伯之五祀乃在五嶽之上則非門戶等可知欲從鄭氏五官之神在四郊之説則謬巳五祀近而五嶽遠由近以至遠故先五祀而後五嶽其序當然何必復生一解乎且五官之神乃天神之屬宜從實柴槱燎之例而不當血祭

則鄭氏益與經文為不合耳

王制大夫祭五祀（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

蕙田案鄭注大宗伯曲禮既不同矣王制所言又與祭法相牴牾乃鄭復用祭法之說以為解既分殷周兩制更於周制中分有地無地之說支離甚矣且果如祭法所云諸侯大夫降殺以兩未聞大夫有地遂得上同諸侯

也

通典說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五祀者為其有居處出入飲食之用祭之所以報德也歷代同或五或七周禮天子祭七諸侯祭五降殺之差也殷天子諸侯大夫皆五鄭注云殷禮者以祭法差降殊異故言之鄭又云竈祀老婦人古之始炊者也以此推之七祀皆應古之始造者焉馬融以七祀中之五門户竈行中霤即勾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勾芒食于木祝融

食于火該食于金修及玄冥食于水勾龍食于土月令五時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五官之祭也許慎云月令孟夏祀竈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于人非老婦也鄭玄云為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禮設主于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為堯司馬上公也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絶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為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

生為上公死為貴神若祭之竈陘豈得為貴神乎特
牲饋食禮云尸謖而祭饎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
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於竈夫子
譏之云盛于盆尊于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
之器寘于陘而祭之乎鄭冲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
陰陽之氣實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者也月令春祀
户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藏所值耳又
司命則司命星下食人間司譴過小神矣袁准正論

以爲五行之官祭于門戸行竈中霤中霤土神也火正祀竈而水正不祀井非其類也且社奚爲于人家之屋楝閒哉禮記王七祀諸侯五大夫三冬其祀行是記之誤也井不輕于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其祀井是也秦静云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魏武興復舊祀而祭門戸井竈中霤凡五祀焉案漢諸儒戴聖聞人通漢等白虎通議五祀則有井之說蓋當時以行中閒廢缺至魏武重修舊典而祭井焉高堂生月令中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

小類不列五祀儒家誤以井于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傳玄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竈而不祭井于事則有缺于情則不類謂之井者近是也又案白虎通曰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徂也祖即行之義也

蕙田案通典啟制周禮尚沿鄭注之誤又謂七祀皆應古之始造者亦非也周禮以血祭

祭社稷五祀緣社稷五祀同是地示之屬陰祀自血始故皆血祭若古之始造者則是人鬼非地示矣云祝融上公祭之竈陘爲巳褻以駮馬鄭五官之神之說甚善至云竈神是祭老婦爲報先炊之義則非禮器老婦之祭㸑陵方氏以爲祀竈配以先炊極是古人祭必有配門户中霤行配祭不見于經大約以古之始造者爲配耳

辨諸書五祀不同

禮記月令户竈中霤門行　祭法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　春秋左氏傳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　白虎通門井户竈中霤　世本湯五祀户井竈中霤行　荀子注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于四郊而祭五徳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礿祠烝嘗及大祫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户竈中霤門行之五祀也

陳氏禮書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為重該修熙黎句龍之五官

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户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為門井户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説釋小祝之五祀用月令之説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説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户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

於五祀儀禮雖士亦禱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户之類而已門户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霤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于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户在内而竒陽也故祀於春門在

外而偶陰也故祀于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軷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考之於禮五祀之牲牛牲小司徒小祭祀供牛牲凡祭五祀於廟有主有尸觀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祭於廟可知也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及三飯則五祀有尸可知也既殯而祭不醑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醑與酢矣

老婦之祭先儒以為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攷也

蕙田案聖人之制祀典也報功為重五祀者上棟下宇修水火之利而奠民居厚民生者也門與户人所由以出入井竈人所由以飲食中霤人所資以覆庇是故户奇而陽陽出

祀之門偶而隂隂長祀之順時令也夏屬火

而祀竈冬屬水而祀井從其類也中霤為土

於季夏祀之時之中也所謂義之修而禮之

藏也若夫祭之神則五者之靈為主而以有

功於五祀者配之如竈祀火神而以先炊配

類而求之門户諸神亦可知矣乃禮文散失

儒者妄援經傳凡祀之有五者比而同之不

知人神之有勾芒等五官也宗廟之有禘祫

與四時祭也五時之有迎氣也周禮之有司命司中也此皆王者之祭不可以通乎下所謂有天下者祭百神寧可舉之以為五祀之證歟故言禘祫是以内而㕘外舉五官是舍近而求遠首司命是以神而亂祇及大厲是舉異以瀆常陳氏謂諸經各有所指是也而祭法則漢儒祖述國語之言尤不可信鄭氏昧其義乃于大宗伯曰五官于小子職引月

令於王制言祭法夫先自慼也已况王制為
大夫之祭豈容有司命而反遺户竈而周禮
五祀上有禋祀祀上帝槱燎祀司命下有祼
饋祀禴嘗烝享先王諸大典若五祀已賅而
存之其文不已贅乎雖然大夫以下不得祭
五祀何也交神視其分行禮有其地致享備
其物奔走賴於人士以貧且賤而為之何以
克盡其制以致神明之感格乎士喪禮行禱

五祀先儒謂禱於平常所祭祀者意必有降殺於大夫之禮平日行之有事則告之猶宗廟之祭士以上有廟庶人則祭於寢焉耳若夫祀行廢井是秦吕氏之謬也行者將出告祭舉無定時非常行之典且井以祀水故配于冬行而以冬又何所取義乎至于門之有磔攘也井之有祈祀也非正祭也大水之用牲于門也魯之燔柴于爨也失之誣也而五

祀之正祭則固親于人而不可去垂諸典而不可不參考祀典者所當詳辨也

右通論五祀

禮記禮運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注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户竈行之神此始為宫室制度疏降於五祀者所施政令降於民者從五祀而來謂法此五祀之神以施政令也之謂制度者初造五祀之神既立中霤門户竈行大小形制各有法度後王所以取為制度等級也

王氏安石曰出命而降於五祀居則中霤門户食則有竈往來則有行自天子至於卿大夫士均祀之位有尊卑禮有隆殺有一定之法焉是以謂之制度也

蔣氏君實曰降於五祀之謂制度蓋言門行有守内外有職而宫室以居也

五祀所以本事也 疏五祀是制度故云本事也

方氏慤曰五祀出於五行而五行各因時以用事焉故曰所以本事也

馬氏晞孟曰五祀者中霤户竈門行制度所出亦治天下之事也

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疏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各得其正

陳氏祥道曰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者以其有制以正法有度以正則也

右五祀之義

禮記月令春祀户祭先脾 注春陽氣出祀之于户内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為陽中

于藏直脾脾為尊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奥祀户之禮南面設主于户内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　疏春陽氣出祀之于户者户在内從外向内户又在内故云内陽也户是人之出入户則有神故祭法注七祀云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此户神則陽氣在户内之神故云祀之于户内陽也由位在户内又秋其祀門注云秋隂氣出祀之於門者門在外從内向外門又在外故云外隂也則門神隂氣之神是隂陽别氣在門户者與人作神也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之下皆中霤禮文云祭五祀于廟者設祭户祭中霤在於廟室之中先設席于廟堂之奥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于廟門之奥雖廟室廟門有别總而言之皆謂之廟故云凡祭五祀於廟此謂殷禮也若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也不審祀之

處所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祀也若周總在宮內故宮正注云祭社稷七祀于宮中此特牲謂特牛故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若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所祭或特羊也云有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云祀之禮設主于戶內西者先設席于奧乃更設席于廟戶西夾北嚮置主位設主之人南面設主于戶西位上使主北面云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者謂設主之後以割制之脾與腎為俎實奠于主北主既北面奠于主前云又設盛于俎西者盛謂黍稷俎在主前稍東故黍稷之簋在主前稍西云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者當時惟始設主未有迎尸則是祝官祭簋中黍稷祭俎中脾腎之肉祭薦之禮皆三度祭之黍亦三祭醴亦三祭肉亦三祭故云皆三云祭肉脾一腎再者中明祭肉三度之事其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者謂既祭黍稷祭肉醴之後

徹去俎之與盛更陳列鼎俎設其饌食于初設奥之筵前其時主已移於筵上主人出户迎尸尸入即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始祭籩豆及黍稷醴其祭户之時已於西祭黍稷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應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畧如祭宗廟之儀祭户所以先設席於奥及設饌筵迎尸皆在奥者就尊之處也中間設主祭黍稷祭肉祭醴户西者就户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就其處也

蔡邕獨斷户春為少陽其氣始出生養祀之於户祀户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内之西

白虎通春祭户户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户而出也

右祀户

禮記月令夏祀竈祭先肺 注夏陽氣盛熱于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為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奥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組奠于主西又設盛于組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組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户之禮 疏云竈在廟門外之東者案少牢及特牲禮皆竈在廟門外之東西面北上云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霤禮文云先席于門之奥謂廟門外西室之奥以神位在西故知在西室之奥以祀户在户内故祭在廟室之奥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室之奥各從其義云東面設主于竈陘者謂設主人東面也竈陘謂竈邊盛器之物以土為之云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奥者是老婦之祭

祭邕獨斷竈夏爲太陽其氣長養祀之於竈祀竈之

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於門奧西東設主於竈陘也

白虎通夏祭竈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

王長養萬物

論語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奥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

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朱注室西南隅為奥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然後迎尸而祭于奥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于竈陘祭畢而更設饌于奥以迎尸也

朱子語錄陘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于奥以成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誰為之曰今無可攷但墓祭以冢人為尸以此推之祀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閽人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又問主與尸其别如何既設主祭于其所又迎尸祭于其奥本是一神以奥為尊以主為卑何也曰不是尊奥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于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尸于奥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

饒氏雙峰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于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于奥尊之也祭于其所近于褻止祭于奥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

唐陸龜蒙祀竈解竈壞煬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告之曰竈在祀典閒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羣

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於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来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説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録人功過上白于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近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茍行君子之道以謹養老以慈撫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已不忘樂以和心室闇不欺屋漏不愧雖歳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茍為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爨以自糊口專利以飾詐崇奸而樹非雖一歳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髙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可以為天帝乎

禮記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奥夫奥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奥

當為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爨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　疏禮祭爨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弗綦謂是火神燔柴祭之文仲又不能諫止又為不知禮爨者是老婦之祭其祭卑唯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若此何得燔柴祭之故鄭注謂奧當為爨也祝融并奧及爨三者不同祝融乃古火官之長五祀之神祀於郊奧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三者所以不同也

朱子曰有問竈可祭否答曰飲食所係亦可祭又問竈尸答曰想是以庖人為之

方氏慤曰奧者西南隅致養之地故祀竈於奧以竈能化飲食以養人故也配以先炊故謂之老婦之祭

猶以后稷配天而謂之郊祀后稷也

應氏鏞曰奧者西南隅之地而燔柴以焚牲也文仲不知正其順祀之為禮徒以昵於所親之為孝時僖公之死未久既升其祀於上又即其所居之奧而焚牲以為祭夫子謂此特老婦之祭耳蓋五祀設主而迎祭於奧皆室人親薦而婦人之老者主其祀物則盛於盆酒則尊於瓶是其所以為媚事之能耳而何盆於孝乎或曰奧即廟中之奧蓋是既逆祀故加此於二廟以為媚也

蕙田案應說非是當以方氏配祭之說為長

右祀竈

禮記月令中央祀中霤祭先心注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

穴是以名室為霤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肝肺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户之禮　疏鄭意言中霤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則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故喪禮云浴於中霤飯於牖下明中霤不關牖下也主中央而神在室者所以必在室中祭土神之義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也是明中霤所祭即土神也故杜注春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為社也又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霤神也云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云者解所以謂室中為中霤之由也古者謂未有宮室之時也複穴者謂窟居也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為複言于地上重複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云陶復陶穴是也故毛云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庾蔚云複謂地上累土謂之

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霤也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云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者開牖象霤故設主於牖下也五祀皆先席於室之奧此不言者前祀户注已備言也此别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而北向也云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它皆如祀户之禮者亦祭竟徹之更陳鼎俎迎尸如祭户也

蔡邕獨斷中霤季夏之月土氣始盛其祀中霤霤神在室祀中霤設主於牖下也

白虎通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石中央也六月亦土旺也

郊特牲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注中霤亦土神也疏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之國祭土神於社以土神生財以養官與民故皆祭土神示其生養之本也

張子曰家主中霤家非止卿大夫之家也祭中霤者祭其明也亦報天之義以不敢祭天故祭此明而已

周氏諝曰周官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中霤五祀之一而社稷之次故有國者以社為主而有家者則中霤而已

論註疏中霤不同

郊特牲家主中霤鄭註中霤土神也　月令祀中霤鄭註中霤猶中室也　祭法七祀孔疏中霤者主堂室神　檀弓掘中霤而浴孔疏中霤室中也

蕙田案中霤之說鄭氏解不同今合而考之月令註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疏複穴謂窟居古者窟居隨地而造平地累土謂之為複高地鑿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竈詩云陶復陶穴是也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霤也許慎曰霤屋水流也孔頴達謂霤屋檐水流之處夫古者複穴開上

取明本在室之中央而雨從此霤入故謂之中霤後世易複穴為宮室則殿屋四注四面皆檐溜夏屋兩注兩面皆檐霤是檐霤與中霤之霤不同中霤在室中而檐霤在屋外特因其為雨之所霤故亦名之曰霤而非古者中霤之霤也中霤之霤本在室中古人之祀原起于陶復陶穴之時霤既在中而中央之土神遂祀於此禮以義起也後世既有檐霤

則霤不在室中而土神終當祀於中央故雖無復宂之中霤而仍以室中為中霤也鄭註郊特牲曰土神是對社言之而以神為尊也注祭法曰堂室居處之神是對户竈門井言之而以宫室為重也注月令檀弓曰室中曰中室則專以居中之位言以合於中央土神之義也語雖各殊其意有在至檀弓掘中霤而浴疏掘室中之地作坎以浴蓋殷道與周

人士喪禮掘坎於階閒不同不得以此而議其矛盾也其餘經傳所載鄉飲酒禮磬階閒縮霤燕禮設洗匪當東霤又曰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内霤雜記禭者受爵於門内霤檀弓曾子弔於季孫涉内霤又曰池視重霤左傳三進及溜雖其地不同皆指後世屋簷之霤言與中霤之霤無涉陳氏禮書曰坊記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

戶內大歛於阼阼遠於戶內戶內遠於牖下

牖下遠於中霤則中霤爲中室可知昔齊諸

大夫之陳乞之家乞使力士舉巨囊至於中

霤亦中室也其論確矣乃程大昌郝仲輿謂

中霤令人家堂檐天井中是不知檐霤特同

霤之名而非古之中霤也

右祀中霤

禮記月令秋祀門祭先肝注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

於藏直肝肝為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疏云北面設主於門左樞者謂廟門外左樞北面以在門外故主得南向而北面設之云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於主南設盛於俎東者皆約中霤禮文也其他皆如祭竈之禮者謂祭心肺肝各一及祭醴三并設席於奥迎尸之屬也

蔡邕獨斷門秋為少陰其氣收藏祀之於門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

白虎通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

右祀門

禮記月令冬祀行祭先腎注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為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軷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　疏知行在廟門外西者約檀弓云毀宗躐行自此以下皆中霤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者謂軷壇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軷祭其壇隨路所向而為廣輪尺數同也案鄭注聘禮云禮畢乘車轢而遂行惟車之一輪轢耳所以然者以兩輪相去八尺今軷惟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轢云北面設主軷上者以主須南嚮故人北面設之其主則鄭注大馭云蓋以菩芻棘柏為神主也

蔡邕獨斷行冬為太陰盛寒為水祀之於行在廟門外之西㧞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㧞上一作軷壤

右祀行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臘五祀注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疏臘五祀者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五祀也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又曰臘謂田獵所得禽祭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左傳云唯君用鮮則天子諸侯祭用鮮獸皇氏云仲冬獵得禽獸以為乾豆至臘用之其義非也

方氏慤曰五祀衆而不一在自盡以饗之故曰臘

右臘祭五祀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注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

司服祭五祀則希冕注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疏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者本有此二文不同故云誤當從絺絺爲正也云希刺粉米無畫也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

禮記禮器三獻文注謂祭社稷五祀

三獻爓注三獻祭社稷五祀疏皇氏曰三獻之祭血腥與爓一時同薦凡薦爓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稷五祀初祭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是也至正祭薦爓之時又祭血此文是也

白虎通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一說户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不得用牛者用豕井以魚

荀子禮論天子祭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注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禴祠烝嘗及大祫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若户竈中霤門行之五

祀也薦謂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西房西廂也侍或爲侍

文獻通考馬氏曰古者雖有五祀七祀而不言其所祭之地然以七者觀之獨司命與厲當有祭之之所而若中霤若門若户若行若竈則所祭之神即其地也祭法言王及諸侯立門行二祀則曰國門國行大夫士則曰門曰行而已竊謂有國者祀此二神則當於國門祭之而大夫以下則當在其家之門首至若中霤户竈則凡居室皆有之皆可祀於其地義或然

也而隋唐乃祀之於太廟以時享祖宗之時并祭之
蓋本鄭康成之說然康成注禮記月令其祀户條下
則言凡祭五祀於廟注周禮宫正凡邦之事蹕條下
則言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宫中而正義則謂於廟者
殷禮於宫者周禮蓋康成解經於制度之不脗合處
則以為或殷禮或周禮今鄭注自為異同而正義所
以釋之者亦復如是皆臆說也然二說之中宫中之
義為優蓋此五祀者皆人生日用起居之所係故當

即宫居而祭之若廟則所以崇奉祖宗不當雜祭它鬼神於其地如門中霤廟亦有之因時享而并祀於其地猶云可也至於若司命若竈若行則於廟何關又王之所祀泰厲乃帝王之無後者蓋非我族類也今即太廟之中為位而祭之得毋有相奪予享之患乎

王氏份曰月令以春祀户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為五祀而祭法則益以司命泰厲謂為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禮書云周官雖天子止五祀儀禮雖士亦祀五祀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則祭法

所云非也但白虎通解五祀則以井易行論者謂井不輕於竈行不唯冬祀井為是程子亦謂行宇廊也其功幾何井人所重柰何遺其重者然朱子則主月令說且從之可也至所祭之地經無明文鄭氏則謂皆祀於廟蓋户及中霤則先設席廟堂中廟室之奥竈門行則先設席廟門外門室之奥既各祭於其處乃迎尸於奥而祭之蓋以其奥之或在廟室中或在廟門外也故曰皆祭於廟然鄭氏注周禮宫正又言祭社稷七祀於宫中與前說不合馬貴與謂廟所以奉祖宗不當雜祭他鬼神則所謂奥者不在于廟而在其所居之室矣

右祀五祀之儀

周禮春官小祝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注杜子春云齎當為粢道中祭

也漢儀每街路軷祭玄謂齋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故興祭祀也王七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

疏齋送也送道之奠謂將葬於祖廟之庭設大遣奠遣送死者故謂之送道之奠因分此奠以告五祀言王去此宮中也子春云讀齋為粢粢謂黍稷以為道中祭也者引漢法為證後鄭不從者案既夕禮祖廟之庭禮道中無祭法玄謂齋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者案既夕禮祖廟之庭厥明設大遣奠包牲取下體是也云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者言分牲體者包牲而取其下體下體之外分之為五處祭也云王七祀者祭法文云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者案月令春祀户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則祀門冬則祀行此並是人之以所由從之處非直四時合祭所以出入亦宜告之案祭法王七祀之中有司命大厲此經五祀與月令同月令不祭司命及大厲之等此不祭則可知既夕士

禮亦云分禱五祀者鄭注云博求之依祭法士二祀

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注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　疏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以言之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於奥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也則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也案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又案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

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者以初崩哀戚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既殯而祭者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者今喪既殯不得純如吉禮理須宜降殺侑勸也故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淵常數也又熊氏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謂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即止祝不勸侑至十五飯於時冢宰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故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為在後餘事也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者謂欲葬之時從啓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云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已葬而祭者謂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即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所以

然者以葬後未甚吉唯行此禮而已

周禮夏官小子掌祈於五祀注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讀為祀書亦或為祀玄謂祈或為刉刉用毛牲曰刉刉釁禮之事也刉五祀謂始成其宫兆時也春官肆師職祈或作幾秋官士師職曰凡刉則奉犬牲　賈疏知刉是五祀始成其宫兆時也者凡物須釁者皆謂始成時是以雜記云廟成則釁之

王氏與之曰祈如小祝所謂祈福祥非釁事也

蕙田案五祀各有處所未必另有宫兆東岩王氏之說恐是

禮記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

五祀

儀禮既夕禮記乃行禱於五祀注盡孝子之情

敖氏繼公曰謂此禱於平常所祭者也士之得祭五祀於此可見

吕氏大臨曰士不祭五祀而喪禮言禱於五祀者蓋有不得祭而得禱者歟

特牲饋食禮記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注以尸享祭竈有功也舊説云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雍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

周禮春官鬯人凡祭祀禜門用瓢齎注禜謂營酇所祭門國門也杜子春讀齎為粢瓢謂瓠蠡也粢盛也玄謂齎讀為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為尊　疏鄭知禜為營酇者欲見祭神非一

取營鄭而祭之義也鄭知門是國門者禮記云天子祭七祀有國門故也

地官司門凡歲時之門受其餘注鄭司農云受祭門之餘　疏凡歲時之門者歲之四時祭門非一故云凡以總之若月令秋祭門者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為水祈禱故左氏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有用牲于門之事

易氏祓曰祭門不敢用散祭祀之牲特受其共牲之餘者而用之

蕙田案歲時之門謂以歲時而祭門如每歲春祭門九門磔攘與夫禜門祈報之祭也受其餘謂受祭門之胙肉謂之餘者胙肉本祭

餘也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注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

春秋莊公二十有五年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左氏傳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杜注門國門也

儀禮聘禮釋幣於行注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喪禮有毀宗躐行出於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不言埋幣可知也今時民春

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　疏行者之先謂古始教行路之人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者月令祀行是也大夫雖言行無常祀因行使始出有告禮而已然此謂平地道路之神至於出城又有軷祭祭山川之神喻無險難也祭山川之神有軷壇此祭行神亦當有軷壤月令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壇厚三寸廣五尺輪四尺是也

記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　注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馬釋酒脯之奠於軷為行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

敖氏繼公曰道祭謂之軷者為既祭而以車軷之因以為名也釋軷者釋其所軷之物謂酒脯也既釋則人為神祭之如士虞禮佐食為神祭黍稷膚祝祭酒之為既祭乃與同行者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軷之

而過

周禮夏官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注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履山川自由也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得行也軷讀為別異之別謂祖道轢軷磔犬也詩云載謀載維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詩家說云將出祖道犯軷之祭也聘禮曰乃舍軷飲酒於其側禮家說亦謂道祭軹謂兩轊也軌當作軓軓車前軾也　疏此據祭天之時故有犯軷之事祭天在近郊雖無險難審慎故也此云及祭酌僕者即上文將犯軷之時當祭左右轂末及軾前乃犯軷而去酌僕者使人酌酒與僕僕即大馭也大

馭則左執轡右手祭兩軹并祭軌之軾前三處訖乃飲飲者若祭末飲福酒乃始轢軷而去

詩國風飲餞于禰

毛傳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　孔疏言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者謂為祖道之祭當釋酒脯於軷舍軷即釋跋也於時送者遂飲酒于祖側曰餞餞送也所以為祖祭者重己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聘禮記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為行始詩傳曰軷道祭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阻險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軷祭酒脯祈告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大馭掌馭玉輅及犯軷遂驅之注云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以此言之軷者本山行之名以祭道

路之神求無險難故取名焉知出國而為之者以聘禮柔民韓奕皆言出祖則不在國内以祖為行道之始則不得至郊故知在國門外也以軷者軷壤之名與中霤行神之位同知委土為山言或伏牲其上者據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用酒脯而已犬人云伏瘞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軷上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以軷謂諸侯也故云其有牲則犬羊耳謂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尊卑異禮也以大馭云犯軷即云遂驅之故知禮畢乘車轢之也以聘禮上文既受聘享之禮云遂行舍於郊故知轢之而遂行舍於郊也卿大夫之聘出國則釋軷聘禮於家又釋幣於行注云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士喪禮有毁宗躐行出於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是在家釋幣告將行出國門用酒脯以祈告故二處不同也月令冬其祀行注依中霤之禮云行在

廟門外之西為軷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主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在冬與軷異也軷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為之大馭云犯軷詩云取羝以軷聘禮云釋軷是也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為犯軷祭道路之神為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

大雅生民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傳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軷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　鄭箋烈之言爛也后稷即為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為尸羞焉自此而往郊　疏至祭之日乃取蕭之香蒿與祭牲之脂膋而爇燒之於行神之位使其馨香遠聞又取羝羊之體以為祀軷之祭其祭軷也取所祭之肉則傳火而燔之則加火而烈之

以為尸之羞既祭神道乃自此而往於郊以祭天也取蕭草與祭祀之脂還是羝之脂也以牲為軷祭而設羝宜與軷同文脂則配蕭而用故先言之爇之於行神之位正謂祭軷之位以軷之所祭即是七祀行神故言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者謂取牲體以祭伏於軷上秋官犬人云凡祭祀共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明此用羝亦伏體軷上故言體也犬人伏用犬牲此用羝者蓋天子諸侯異禮彼天子用犬此諸侯用羊禮相變也又燔烈其肉為尸羞言又者亦用此羝之肉為之也以七祀之祭皆有尸明軷祭亦有尸其燔炙者祀尸之羞故云為尸羞也此后稷為諸侯得有尸則天子軷祭亦有尸依聘禮卿大夫軷祭用酒脯則無尸矣郊之位在國外故云自此而往郊也

右因事祭五祀

禮記月令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衛氏集說講義井泉者汲取之無窮者也仲冬之月水歸於宅而復其本原矣故命有司祈祀之

白虎通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

張子曰井不在五祀恐水土之神已屬之社以報功而言則門行豈大於井反不祭井

語録或問五祀伊川疑不祭井古人恐是同井朱子

曰然

羅泌路史漢志一户二中霤三竈四門五井白虎通義范曄高堂隆劉昭之說皆然後漢魏晉亦皆從之湯五祀户井竈中霤行有行無門而月令書乃有行而無井康成放之以故隋唐以行代井開元禮祀户司命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以季夏迨林甫詔修月令始復井而絀行以行神特軷於始行非冬祀也必欲祀行則湯之法去門為允唯户即無

門而井非家國可得廢者

右祀井

禮記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户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竈注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

主堂室居處門户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户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祀司命行神山神門户竈在旁是必春祀司命秋祀厲也或者合而祀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疏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曰中霤者主堂室神曰國門者謂城門也曰國行者謂行神在國外之西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也王自為立七祀者前是為民所立與衆共之四時常祀及為羣姓禱祀其自為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為是別更立七祀也諸侯為國立五祀者

減天子户竈二祀故為立五祀也曰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其鬼為厲故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者義與天子同大夫立三祀者減諸侯司命中霤故為三祀也曰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言族厲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然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為夏殷法注王制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鄭何以知然曲禮文連於大夫五祀故知非周而王制立七廟故知是周禮以彼推此大夫三祀則周諸侯之大夫無地者也又曰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以其非郊廟社稷大神故云小神以其門户竈等故知居人間也以小神所祈故知司察小過作譴告謂作譴責以告人云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者以禮天神人鬼地祇皆列其名而樂記直云幽則有鬼神是幽闇之處有細小之鬼神謂此小祀者與與是疑辭也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者案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

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云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者證大夫有門行云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者證士亦有五祀云司命與厲其時不著者以其餘五祀月令所祀皆著其時唯司命與厲祀時不顯著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祀司命行神山神門户竈在旁者鄭以無文故引今漢時民家或有春秋兩時祀司命行神山神也民或然故云或也其祀此司命行神山神之時門户竈三神在諸神之旁列位而祭也云是必春祀司命秋祀厲也者漢時既春秋俱祀司命與山神則是周時必應春祀司命司命主長養故祀在春厲主殺害故祠在秋云或者合而祠之者鄭又疑之以見漢時司命與山神春秋合祭故云或者合而祠之云山即厲也者以漢時祭司命行神山神門户竈等此經亦有司命門行户竈等漢時有山而無厲此有厲而無山故云山即厲也云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者鄭解厲稱

山之意漢時人民嫌惡厲漢時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為之故云厲山云謬乎者謂巫祝以厲為厲山之鬼於理謬乎所以為謬者鬼之無後於是為厲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何得其鬼為厲故云謬也

方氏慤曰司命周官以槱燎祀司命者是矣厲即春秋傳所謂鬼有所歸乃不為厲是也以司人之命祀之求有所延慮其為厲故祀之使有所歸也門行曰國而户竈不言者以其在内故也大夫而下雖門行亦不言者以其所立者皆非為國故也是以亦不别言自為與為國焉諸侯曰公厲以有國言之大夫曰族厲以有家言之司命天神故首言之中霤土神也故次言之門在外也故又次於中霤行在道也故又次於國門厲之施毒不特在道而已故又次於國行户雖在内特用於房户之門而已故又次於泰厲竈

則化飲食以養人非人之養也故以是終焉獨族厲先於門行者以厲之為鬼在天道則為半在人道則為尊有國者有天道有家者有人道故或先或後以尊卑之辨七者之降殺諸侯則下去戶竈而立五祀大夫非特下去戶竈而已又上去司命中霤而立三祀適士有家者所尊之族厲又去之而立二祀至於庶士庶人則卑矣故取七祀之最卑者或戶或竈而立一祀焉不使庶士祀戶庶人祀竈而或立之者以其人與祀皆卑不足以辨其隆殺故也大宗伯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則七祀之說非周制可知曲禮王制止言大夫祭五祀蓋以周制言之

上得以兼下而五祀主於家故也

陸氏佃曰凡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以是為正曰戶曰竈則天子有加焉爾大夫與諸侯殺其上曰族厲曰門曰行是也士於大夫殺其上曰門曰行是也庶人或立戶或立竈取其親者

立之而已戶所由也竈所養也戶近而門遠與尊而竈卑大夫有家謂之族厲以此謂之置社亦以此又新說曰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先王於四時祭焉加司命泰厲為七祀蓋司命者萬物之命係焉春官司命是也泰厲者萬物之性係焉春官司中是也萬物受順以生者命也受中以生者性也正則中過則厲故泰厲一名司中司中以正言之也泰厲以反言之也司命泰厲本乎上者也其成象在天故以陽祀祭之自禋始春官所謂以槱燎祠司中司命小宗伯注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是也戶竈門行中霤本乎下者也其成形在地故以陰祀祭之自血始春官所謂以血祭祭五祀是也自司命至竈其序之如此何也蓋中霤處內而其外為門又其外為行以司命總之者司命主生尊大之也戶小處也竈卑處也以泰厲總之者泰厲主殺卑小之也諸侯有君道故立五祀而去天子七祀之下者二大夫有臣道故立三祀而去

諸侯五祀之上者二士眨於大夫故去其一庶人則民而已不取於士而取於天子一祀者庶人卑無嫌也王為羣姓立七祀所謂祀於廟中是也自為立七祀所謂祭於宫中是也曲禮曰天子祭五祀即春官五祀以司命泰厲天類不與也分禱五祀即大喪之祭於司命泰厲無所禱也禮運月令小子職皆云五祀不及司命泰厲亦以天類異之也此云大夫三祀曲禮王制皆云五祀何也蓋此經言其立曲禮王制言其祭若官師一廟曰考廟此以所立言之也又曰王考無廟而祭之此以所祭言之也若士既夕禮行禱於五祀則言其禱而已禱與祭異祭與立異故不同也

張子曰五祀户竈門行中霤而已一畝之宫五者皆具故曰天子至於士皆立五祀之祭天子之立五祀

見於經者不一周禮大宗伯司服小子曲禮月令曾子問禮運士之立五祀見於士喪禮祭法有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法加以司命及厲而諸侯不祭户竈大夫以下皆不祭中霤殆非推報之義又未嘗參見諸書及廟祧壇墠之法亦與經多不合恐别是一法非世之達禮呂氏大臨曰大夫有家不與山川之祀所得祭者五祀而已祭法天子立七祀加以司命泰厲諸侯五祀有司命公厲而無户竈大夫三祀有族厲而無中霤

户竈士二祀則門行而已是法也考之於經則不合曾子問天子未殯五祀之祭不行士喪禮禱於五祀則自天子至於士皆祭五祀蓋一宮之中雖有大小之差而五者無不具祭法加以司命厲與户竈門行中霤謂之七祀而言涉恠妄不經至於廟制所稱亦不與諸經合竊意三代之末嘗議是法著之書而未行也士不祭五祀而喪禮言禱於五祀者蓋有不得祭而得禱者歟

羅泌路史五祀門戸中霤井竈見於儀禮自天子至士無隆殺司服曲禮禮運禮器天子諸侯大夫同之唯五者家國之所皆有誰能去之自黄帝立五祀歴代守之無敢或廢世本言湯五祀故曲禮謂天子五祀歲徧康成以為商制若天子之七祀乃有泰厲司命宫正舞師七祀自與五祀不相統也且以五祀四祀三祀二祀一祀其說尤乖祭法諸侯五祀乃有厲命而去戸竈大夫三祀族厲門行適士二祀門行庶

士庶人一祀或户或竈是則家無井竈而士庶無門井矣果合已乎鄭於祭法大夫與王有別故以周禮解之至於王制大夫五祀乃又以為有采地者無地則祭三而遽以曲禮為商禮祭法為周制其不達乃如此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又自為立七祀是二七祀矣夫王不過為羣姓祀為羣姓祀即自為矣烏有二哉記為羣姓立社又自為立社故說以為天子諸侯皆有私社以為私禱其有是乎

蕙田案祭法立祀與諸經不合先儒辨之極是

右祭法立祀

春秋昭公二十九年左氏傳蔡墨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姓氏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

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来祀之

蕙田案五官之神乃從五帝而食者左傳亦謂之五祀此與禮記周禮儀禮五祀不同特以鄭氏釋周禮往往引之故附著於此

右五官之神

通典漢立五祀白虎通云户一祀竈二祀門三祀井四祀中霤五祀歲一徧有司行事禮頗輕於社稷祀户以羊竈以雞中霤以牛門以犬井以豕

岳氏曰古有七祀於前代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皆致祭焉謂之泰厲公厲族厲今絶無舉行者故此等無依之厲勢或出於依附淫祠殆無足怪禮記祭法鄭氏注漢時民家皆秋祠厲盖此祀又達於民

也於古加嚴矣

文獻通考馬氏曰月令五祀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皆典祀之正者也至漢則其制已廢而郊祀志所載不經淫祀甚衆然武帝時李少君言祠竈則可致物物謂鬼物致物則丹砂可化為黄金黄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仙可見於是天子始親祠竈又髙帝時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與注疏所言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其鬼無所

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之意畧同然其所以立祀之意則皆淫諂非禮之正也

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大酺五日祠門户比臘

後漢建武初有五祀有司掌之人家祀山神門户山即厲也

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魏武帝始定天下興復舊祀而造祭五祀門户井竈中霤也

晉武帝時傳元云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亦祭一門

正室祭一戶井竈及中霤各擇其正者祭之以後諸祀
無闕唯司命配享於南郊壇
蕙田案後魏之制祭門戶井竈中霤於明堂
見太和十五年詔
陳文帝天嘉中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五
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
案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玄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
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隷於地故與埋沈𤰞

羣同為陰祀既非禋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圜丘不宜重設制曰可

隋定祀典五祀為中祀户以春竈以夏門以秋行以冬各於享廟日中霤則以季夏祀黄郊日夏季土德王各命有司祭於廟西門道南牲以少牢

唐初廢七祀唯季夏祭中霤開元中制禮祭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户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

冬中霤以季夏

開元禮祭七祀儀各因時享祭之唯中霤季夏別祭祫禘之日徧祭之如臘享

祭日未明一刻太廟令率其屬入布神席於廟庭西門之內道南東向以北為上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設酒罇於神座東南設洗於酒罇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太廟令與良醞令屬入實罇罍如常具執罇罍篚者各位於罇罍篚之後初太祝以下入祝史與執罇罍篚者次入就位遂於堂上設饌

訖太官丞引饌入祝史迎引於座首各設於神座前於光禄卿將升獻贊引引獻官詣罍盥洗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贊引引獻官進西面跪奠於司命神座少退西向立祝史持版進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遣具位姓名昭告於司命三陽照物四序唯始式遵常禮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司命尚享户云時唯歲首升陽贊滯竈云唯時夏始盛陽作統門云時唯孟秋升陰紀物厲

云時屬實沈氣序清肅行云時唯冬首盛陰作紀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祝史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其七祀祝版祝史入讀之獻官再拜訖贊引引獻官詣酒罇所酌獻並如上儀訖贊引引還本位於堂上徹豆祝史進徹豆還罇所

臘享祭七祀文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遣具位姓名昭告於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今時和年豐式遵常禮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尚享獻官唯獻司命餘座齋郎助奠餘

如上儀

祭中霤儀

季夏土王日祭中霤於太廟之庭前祭三日請祭官散齋三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廟所如別儀前一日衛尉陳設如常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丞具特牲之饌未明一刻太常令帥其屬入布神座於廟庭西門之内道南東向席以莞設神座於座首設酒罇於神座東南設洗於酒罇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爵中

奉禮設太廟令位於神座東南執事者位於其後俱北向西上設門外位皆於東門之外道南重行北向以西為上質明諸行事之官各服其服良醖之屬入實罇罍太官丞監實籩豆簠簋贊引引太廟令又贊引引執事者俱就門外位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先入詣神座前西向再拜訖各就位立定贊引引太廟令又贊引引執事者入就位贊引贊拜太廟令以下皆再拜太官丞出詣饌所贊引進太廟令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

位太官丞引饌入太祝迎引於座首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丞以下還本位太祝還罇所贊引引太廟令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廟令酌酒贊引引太廟令進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西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中霤賴兹保養毗庶以安式荷神功祇率常禮爰以特牲鄉合鄉萁嘉蔬嘉薦醴酒明祀於神尚享訖興太廟令

再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太廟令之左北面立太廟令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還罇所太廟令俛伏興再拜贊引引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太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位立定贊引贊拜太廟令以下皆再拜贊引進太廟令之左白禮畢遂引太廟令以下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文獻通考宋制七祀春祀司命及户夏祀竈季夏祀中

霤秋祀門及厲冬祀行為小祀用羊一豕一不行飲福
神宗熙寧八年詔寘太廟司命户竈中霤門厲行七祀
版位
宋史禮志元豐三年太常禮院請禘享徧祭七祀詔從
之
詳定所言周禮天子六服自驚冕而下各隨所祭而
服今既不親祀則諸臣攝事自當從王所祭之服其
攝事之臣不繫其官

四年詳定郊廟奉祀所言案禮記祭法曰王自為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户曰竈孟春其祀户祭先脾孟夏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其祀門祭先肝孟冬其祀行祭先腎又傳曰春祀司命秋祀厲此所祀之位所祀之時所用之俎也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祭羣小祀則服玄冕注謂宫中七祀之屬禮記曰一獻熟注謂宫中羣小神七祀之等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所祀之服

所獻之禮所攝之官也近世因禘祫則徧祭七祀其四時則隨時享分祭攝事以卿行禮而服七旒之冕分太廟牲以為俎一獻而不薦熟皆非禮制請立春祭户於廟室户外之西祭司命於廟門之西制脾於俎立夏祭竈於廟門之東制肺於俎季夏土王日祭中霤於廟庭之中制心於俎立秋祭門及厲於廟門外之西制肝於俎立冬祭行於廟門外之西制腎於俎皆用特牲更不隨時享分祭有司攝事以太廟令攝禮官服必玄冕獻

必薦熟親祀及臘享即依舊禮徧祭從之

政和時議禮局上五禮新儀太廟七祀四時分祭如元豐儀臘享祫享則徧祭設位於殿下横街之北道東西向北上議禮局言周禮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所謂小祭祀即宫中七祀之類是也後世以有司攝事難於純用太牢猶宜下同大夫禮用羊豕可也又言社稷五祀先薦爓次薦熟至於羣小祀薦熟而已請宫中七祀止薦熟從之

王圻續通考金宣宗承安四年六月祭中霤

蕙田案續通考王圻稱元無五祀之祀今考

明集禮載元制附祭七祀神位於廟庭中街

之東西向其分為四時之祭並與宋同惟中

霤則附於七月之祭特祭則徧設之每位籩

豆各二簠簋各一尊二俎二

明集禮國朝用周制唯祭五祀於歲終臘享通祭於廟

門外其籩豆各四簠簋各一尊二共羊一豕一

明史禮志五祀洪武二年定制歲終臘享通祭於廟門外

續文獻通考二年尚書崔亮奏周官天子五祀曰門曰户人之所出中霤人之所居曰竈曰井人之所養故杜佑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所以報德也今擬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享通祀於廟門外從之

八年禮部奏五祀之禮周漢唐宋不一今擬孟春祀户設壇皇宫門左司門主之孟夏祀竈設壇御廚光禄寺

官主之季夏祀中霤設壇乾清宮丹墀內官主之孟秋祀門設壇午門左司門主之孟冬祀井設壇宮內大庖井前光祿寺官主之四孟於有事太廟之日季夏於土旺之日牲用少牢制可後定中霤於奉天殿外文樓前

又歲暮合祭五祀於太廟西廡下太常寺官行禮

王圻續通考成祖永樂以後五祀於四孟及季夏巳而立春祀户宮門外道左西向立夏祀竈大庖前中道南向季夏土王後戊日祀中霤文樓前西向立秋祀門午

門外西角樓東向立冬祀井大庖前南向以時皆遣內
臣祭各少牢一歲暮太常少卿合祀於太廟丹墀西東
向用少牢五案餘冬錄云古者祭必屏刑人今制陪祭
官刑喪等項有禁大祀地內臣避之以其人經刑形體
不全故也而四孟及季夏五祀之祭乃用內臣行事國
家每有興作俱命內官監內臣致祭不知刀鋸之餘何
以交神明兵刑官尚嫌不使與祭而親經刑者主祭焉
又非不可之大者乎

于慎行穀山筆塵曰唐制中官服色即中尉樞密皆襆衫侍從僖宗之世始具襴笏至昭宗即位又命以冕服劒佩侍祠蓋楊復恭恃援立之功威稜震主故以是假之也本朝中官貴極於四品其後多賜蟒玉為一品之服而朝服則不以服此亦襆衫之遺也惟司禮之長遣祭中霤則有祭服其徒多圖之畫像以為榮觀可見冠冕法服不施暬御自昔然矣

五祀儀四孟及季夏分祭各羊一豕一禮神制帛一歲暮合祭共羊五豕五制帛五

司戶之神宮內祭內官行禮 司竈之神光祿寺祭內官行禮 中霤之神奉天殿外文樓前西向司禮監官行禮季夏土王後戊日祭 司門之神午門前祭守門內官行禮 司井之神宮內祭內官行禮 歲暮合祭五祀太廟西廡下東向太常寺官行禮

大學衍義補邱氏濬曰周禮儀禮雖有五祀之名而無其目月令所謂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漢及魏晉以來皆祭井不祭行自鄭玄有凡祭五祀於廟之文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時並祭之本朝於四孟享太廟各祭其一於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季夏土旺日祭中霤又於歲暮享廟命官兼祭五祀蓋本月令臘享五祀也又每遇親王來朝之國皆設祭於承天門外雖曰門祭然即古人軷

行之祀也是則本朝五祀蓋兼用月令白虎通之文歟

五禮通考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五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東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録監生臣沈　浩

五禮通考卷五十四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五十四

六宗

蕙田案陽祀自煙始曰禋祀陰祀自血始曰血祭六宗稱禋則陽祀天神之屬也但不知何神自漢諸儒已經聚訟立一說即有一難

迄今未定今檢諸儒解說不同凡十六條每條先列本說次列論難之說案而不斷俟明者擇焉

虞書舜典禋于六宗

孔叢子宰我問禋于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祖迎于坎壇祭寒暑也至于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孔傳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

孔疏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為此解耳而洛誥云秬

鬯二卣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絜敬之名耳宗之為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為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丈

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

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為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

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巳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来皆不立六宗之祠也

祭傳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朱子語録問六宗曰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為禜即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羣神次序皆順

蘇氏軾曰此之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蓋與類上帝為一禮爾攷之祭法其泰壇祭天即此類上帝也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即此禋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即此望山川徧羣神也祭法所叙舜典之章句義疏也

楊氏復曰六宗之義其最有據而得其正者孔安國之說是也其傳曰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

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可謂善也而司馬彪亦曲說以駁之王肅所解本諸家語與安國同而肅對魏明又以為乾坤六子則自叛其說矣據孔傳唯引祭法殊不知安國所據不獨祭法也謹案孔叢子書載宰我問於孔子曰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祭之也埋少牢於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宫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

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安國之傳端本於此諸儒之說紛紛不已皆不見孔子之言故也

劉氏昭曰孔叢子之言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正謂未必然耳

續漢志注司馬氏彪駁曰安國案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為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

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禜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

羅氏泌路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在郊而不在宗矣冬享司寒而四立各自迎氣則四時寒暑不在宗矣此孔之失也安國之說出於祭

法而附於孔叢子家語因之蓋孔氏之家世有是說故王充蘇軾一皆從之亦未敢以為安也

楊氏復曰孔注禋於六宗取祭法之說王肅亦同朱子書說非苟從者亦取祭法為宗必有深意但鄭𤣥注祭法改相近為祈禳又以六者皆為祈禱之祭夫舜乃攝位告祭安得有祈禳之禮哉

稗編唐氏順之曰六宗出於虞書周禮則無明文惟孔叢子以祭法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

為六宗孔安國因之王肅之說亦同朱子書說亦取焉三山楊信齋之說足以破之若以此祭為常祀則非也夫舜類于上帝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所以告攝位也告攝位於天地山川羣神足矣何必告於四時寒暑水旱哉先儒以家語為漢儒附會觀於此類信矣孔安國王子雍祖述其說亦不足怪朱子取之何也楊信齋述祭禮一書足以為不刊之典既疑之復以為朱子取之必有深意又何也

王氏樵尚書日記孔安國據祭法王肅據家語以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六者之祭當之此視家語差為有據然鄭玄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因事而行令告攝須有六宗常禮何為祭及水旱哉是亦未得為定論也

蔡氏德晉曰漢孔氏書傳云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魏王子雍亦同九峰先生書傳因之此本於祭法及孔叢子二書皆漢人所作孔叢子

非真孔子語祭法非古先聖王之典不足據也且祭法原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祭四方祭百神而截取中間六者以為六宗亦屬牽强况司暑無過赤帝炎帝祝融司寒無過黒帝顓頊玄冥此即四時耳水旱乃雩禜之祭靡神不舉非有專司舜自以攝位告祭何關水旱也

蕙田案以上孔安國用祭法之説

馬氏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

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尚書大傳

同

梁博士崔氏靈恩三禮義宗伏生馬融謂六宗者天地四方所以用天地四方為六宗者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於民故尊而祭之謂之六宗而或有非之者以前文有類于上帝今復謂天為類六宗無天地意謂其在天地四方生成道廣濟物既洪故報亦非一

或類或宗尤未盡其功豈有嫌前已祀而謂後為非也然迎春既祭蒼帝靈威仰之神而復郊祭豈可復以迎春祭天而嫌郊為非天也

通典杜氏曰馬融以天地四時為六宗禮無禋地與四時之義

司馬氏彪駁曰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伏失其義

蔡氏德晉曰古者祀帝于郊祭社于國社稷宗廟同在王宫中門之内舜格文祖則告宗廟必告社稷而

類上帝則已告天不宜復數天地也

蕙田案以上馬融天地四時之說

歐陽氏和伯夏侯氏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

李氏郃曰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

唐氏順之稗編許謹非之曰處六合之間謂之六宗

其實為一而名六宗虛實相互何以為義意謂本義以六宗之中合共尊祭故謂之六者明其在六之中間為人所宗非名宗為六不可責其稱六者非實是一之名也

司馬氏彪駁曰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

蔡氏德晉曰於天地四方之間懸空立一祭正恐無是神而近於誣

蕙田案以上歐陽夏侯天地四方之間之說

劉氏歆曰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晁錯孔光王莽

顔師古同

唐氏順之稗編孔光劉歆謂六宗者乾坤之六子取水火雷風山澤能生萬物故禋祀以報之謂之六宗馬昭難云凡八卦者所以生育萬物若祭卦便應祭八卦豈但祭六明非六卦也意謂劉孔之意所以但祭六者以為非子不能成父之業故生物之功由于

六子合據成功而報故舍乾坤而不祭也

通典杜氏曰漢以王莽等奏日月星辰山川海澤六子之卦為六宗者案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星辰非六宗矣卦是物象不應祭之

蕙田案以上劉歆乾坤六子之說

賈氏逵曰六宗謂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許慎同

五經異義曰古尚書說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謂

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為隂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也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也

賈疏鄭駁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

司馬氏彪駁曰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歆逵失其義也

黄氏鎮成曰謂是山澤河海之類則望于山川又在

六宗之外皆不可據

蕙田案以上賈逵天宗三地宗三之說

鄭氏康成曰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五緯也辰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唐氏順之稗編鄭云宗者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謂六宗也王肅難云星則五緯之星合為一位辰

則十二月之會次又合為一位名實不相副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而別為兩位文昌之星獨分為二五緯之星所主各異合而為一義則不安尋鄭本意以五星十二次各共成功故各合為一司中司命所司有一不共成功故分為二王肅六宗亦以四時共成歲功得合為一宗鄭以十二次五星各共成歲則何以不得各合為一王此難無通義也

司馬氏彪駁曰并五緯以為一分文昌以為二箕畢

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為位玄之失也

范氏甯曰孜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証據最詳是以附之

通典杜氏曰鄭玄以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六宗者並是星質不應更立風師雨師之位

羅氏泌路史宗之為言總也司中司命實係文昌而好風好雨乃是箕畢以總而言是特一宗耳豈得有實柴復曰槱燎哉此鄭之失也

蔡氏德晉曰鄭康成本大宗伯之文俱以天神釋之
是矣然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而不數日月
於理未安
蕙田案以上鄭康成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之說
幽州秀才張氏髦上疏曰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
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但類于上帝
不禋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

可知也

書集傳孫氏曰類上帝祀天神也禋六宗享人鬼也望山川祭地祇也王氏曰天子事七廟于地不言大示于人不言太祖于天不言日月星辰以地示人鬼之及六宗山川則天神之及日月星辰可知也以天帝之及上帝則人鬼地示之及太祖大示亦可知也於天則舉尊以見卑於人於地則舉卑以見尊程子呂東萊同

朱子語録問五峰取張髦之說如何先生曰非唯用
改易經文兼之古者昭穆不盡稱宗唯祖有功宗有
德故曰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漢之廟惟文帝稱
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朝乃盡稱宗此不可以為據
林氏之竒曰三昭三穆然愚亦知其不然者蓋七世
之廟自太祖而下謂之六宗則不可古者祖有功宗
有德必有德者而宗之如云周之六宗是也若以三
昭三穆為六宗則七世之廟皆宗古無是理也而蘇

氏謂受終之初既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於齊七政之前而祭餘廟于類上帝之後者乎以此觀之則張髦之說雖近似不可從也羅氏泌路史三昭三穆前人如程顥王安石輩多取以為祭人鬼然昭穆非宗也夫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三昭三穆世何嘗廢祀此固不必議者且七政既齊之後則唯及天神又曷有文祖有事於在璣衡之前而後於餘廟哉

王氏樵曰晉張髦以六宗為三昭三穆受終之初旣有事於文祖勢必及餘廟然古者昭穆不盡稱宗惟祖有功宗有德故商有三宗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下至漢世猶止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乃盡稱宗此豈可以為據哉

蕙田案以上張髦三昭三穆之説

虞氏喜别論曰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案經句缺無地祭則祭地

劉氏昭曰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為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

稗編唐氏順之曰舜攝位告祭類于上帝及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矣惟不告祭于地祇意六宗為地祇也蓋六為地數宗尊也且序其次地祇正當在上帝之後山川羣神之上斯說豈不正大耶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大封猶且告后土攝位為天子安得不告地也晉虞喜別論蓋謂此也但喜謂地有五

色大社象之其總五為一成六為地數涉於鑿耳劉昭亦以為喜說近得其實予亦云昭以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祭地不言地而言六宗六是地數之中舉中以該社稷等配從可知也其說似好謂帝能該日月星辰則可謂舉地數之中以該社稷等配則不可望于山川豈非地乎即如其說若重複矣但以地數六為六宗

自明何必穿鑿如是

蕙田案以上虞喜六為地數之説

司馬氏彪曰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為通

王氏樵曰司馬彪言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者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也案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孟冬祈来年於天宗是天宗明有其文但所稱數者之屬則未見的有所據耳

蔡氏德晉曰司馬彪以天地四方之神皆統於六宗更浮游而無當

蕙田案以上司馬彪天宗地宗四方宗之說

孟氏康曰六宗天地間遊神也

羅氏泌路史太元曰神遊乎六宗盖指六合非主於祭而言孟康盖因此曾何取哉

蕙田案以上孟康遊神之說

摯氏虞新禮儀曰萬物負陰抱陽本於太極六宗者太極中和之氣六氣之宗也劉邵同

通典杜氏曰魏劉邵以冲和之氣六氣之宗者氣先於天不合禋天之下氣從天有則屬陰陽若無所受

何以宗之

蕙田案以上摯虞六氣之宗之說

魏孝文帝曰書言上帝六宗其文相屬上帝稱肆而不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理是一事六宗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見且禋非祀地之用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別之蓋六宗一祭也而令圜丘五帝在焉乃詔祭天皇大帝及五帝於郊壇總爲一位

通典杜氏曰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

於義為當何者案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禋祀在祀天不屬别神又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五帝乃百神之尊宗之義也或難曰書既云類上帝何更言祀者此敘廵守祀禮之次矣將出征肆類也禋宗徧祀六天也何以肆類之文而迷郊祀之禮乎

羅氏泌路史六天之説本出漢世源於緯候而成於康成然魏氏以昊天上帝為首則又非矣佑之所以

取之蓋以昊天上帝周用禋祀而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如之則禋不屬於别祀不知先王禮典莫有重舉上帝既已肆類豈復禋乎佑抑不知漢之所祀自是泰乙故曰泰乙者天神之最貴其佐為五帝是則非昊天矣

蕙田案以上通典六天之説

張氏廸曰六宗六代帝王也

通典杜氏曰張廸以六代帝王為六宗並不堪録

羅氏泌路史張迪虞喜一無所據曾何取哉

蕙田案以上張迪六代帝王之説

羅氏泌路史宗亦祀之尊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而曰秩宗周官主祀大神祇而曰宗伯大宗小宗族之尊也老子曰萬物之宗言萬物莫不尊也莊周曰天地為宗故禮有天宗則亦有地宗矣天宗者萬象之宗雲漢虹霓雷電雪霜風雨氛祲之屬非必日月星辰而地宗者萬類之宗也土石金穀草木毛羽鱗介之屬非必主於山川求之於傳又有河岱之宗河宗則萬水之宗謂淵泉溪沼藪岸灘濤之屬非主於山川四瀆而岱宗則萬山之

宗也謂岡巒陵谷阿隴原隰之屬非主於五嶽九山也凡此皆微小族類祀所不該故以大為宗而總祭之如夷蠻戎狄之總名曰人爾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於地而加詳是四宗者所以及乎其不及而已矣然則幽宗雩宗其不在六宗乎日月既主於郊四時寒暑復各屬於歲惟星一類實繫猶之在地之山而水旱者陰陽之極數民事之尤切故二者自為宗或曰六宗云禋山川云望則山川在望不在禋矣是故禮無禋地之文是不然禋者蠲精之名爾大傳作煙則事止燔燎然劉昭曰堙則及於瘞埋矣且古書曰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也奚為而不併

地如曰不然則安國之說庶乎其次矣他不足稽也
且將從孔說則必上自類帝至於羣神合以為一而
又升五帝於肆類而不禋于六宗禋日月於六宗而
不與於郊類斯可矣何則郊祀而及於天地閒之神
古蓋有矣燔太壇瘞太圻此則似乎類帝而合食矣
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
星雩宗祭水旱此則似乎六宗矣四時寒暑雖別有祭於此又合而享
之未大害郊既主日則日月決不可下齊乎六宗星
為幽宗水旱為雩宗此自二類鄭改宗為禜踈矣

坎壇以祭四方而又徧祭於百神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此則合乎山川與羣神矣四方非山川林谷丘陵又未盡於百神此漢儒以意求之是以漢世泰壇其中而五帝環其下以求當乎六宗而復壇設羣神以求合乎書之文是則禋類百神合之以為一也山川惟不望知徧走其地矣望者遥祭爾以山高可望而祭之川曰望者本山而言之漢嶽瀆各祠其處然不望則非也王肅治家語而輒自異之必有其說矣噫多言奚為後世必有堯舜文王周孔者出不由羣惑

一斷以義則六宗之秩正矣於予與何有

蕙田案此雜取莊周尚書祭法湊成六宗恐

亦臆說

又案以上羅泌天宗地宗河宗岱宗幽宗雩

宗之說

黄氏度曰鄭康成據周禮實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是皆天神故稱宗月令祈年

於天宗是也然去日月恐不可或曰日一月二星三

辰四司中司命五風師雨師六此恐當是

蕙田案此用鄭氏之說而小變之據鄭氏司中司命為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雨師為箕畢二星則已統在星宗內未見其的

又案以上黄氏日月星辰四宗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二宗之說

蔡氏德晉曰虞書禋於六宗在格文祖類上帝之後望山川徧羣神之前所謂六宗者何也月令季冬乃

祈来年於天宗周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知宗為天神禋為祀天神矣蓋天神之祀不外乎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燔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三言言司中司命以該司民司祿諸星言風師雨師以該軒轅雷電霹靂諸星皆於經星中抽出言之是三言者實二言已該也故虞之類上帝即祀昊天上帝也禋六宗即祀日月星辰也日月星辰謂之六宗者日一月二緯星三經

星四五辰五十二辰六也緯星即五星經星則二十八宿衆星之屬也辰者天之壤五辰即五方之帝十二辰則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此不必附會傳記之文而以理揆之庶乎其不遠者矣

蕙田案此以星辰各分為二實止四宗耳亦未安

又案以上蔡氏日月二宗星辰四宗之說

周官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賈疏此經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為六宗案尚書堯典禋于六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君則以此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為六宗案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

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元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

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于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光以為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為六宗漢武即位依虞書禋于六宗

禮用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泰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張融許從鄭君於義為允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即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主日配以月日月既尊如是故不得入宗也

楊氏復曰諸儒說六宗異同如此愚案舜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在上帝之後山川之前其禮甚重因諸家之說不同而遂廢惜哉

先君泉南先生曰虞書六宗之說自漢以來紛然不一矣其說似屬近理而未有的據者皆不具論惟孔氏據祭法以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當之較為有據故蔡氏解經全用其說至今遵之而鄭康成以為彼皆祈禱之祭因事而行告攝宜有常禮何為祭及水

旱殊不知三代以前初無非禮之祭所得禱祈者莫非常所當祭之神非若秦漢以後有荒唐不經之祀也告攝之時既祀上帝以及羣神靡所不祭豈獨舍其祈禱之所祭乎况水旱尚可專屬祈禱四時日月星則何祈禱之有是鄭氏所駁亦未為至當也惟是安國所據者祭法也案祭法自天地而下則云泰昭祭四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宫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有山林川谷

風雨百神之語今以天地屬之肆類山川而下屬之山川羣神是矣而自四時以至四方其類尚有七今存其六以配六宗微不能無疑然自漢及今其說之有據而當於理要無過於孔氏者雖有毫髮之疑亦當存之以俟論定而不敢以意為附會也

觀承案六宗之說自漢以下最著者十有二家要以孔安國所据為不刋司馬彪謂周禮無六宗之兆禮記無六宗之文而直欲廢之

此固大謬也若夫伏生以天地四時為六宗而馬融從之然舉首及天已上複類帝孔光劉歆以水火雷風山澤為六宗而魏晉間多從之然六子皆象既虛而無質而山澤之下侵又無論也賈逵以天宗三地宗三為六而許謹從之然地宗之三則全逼山川矣晉虞喜謂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而劉昭從之然地示當祭而曰禋其非大社

可知後魏文帝更以天皇大帝及五帝為六宗而通典從之然除大帝則是五宗連大帝則是類帝何別云禋宗哉此五說者以本文上下核之而皆拂戾者也乃張迪之說則以六代帝王為六宗夫禋宗皆天神之屬忽移而之人與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為六宗者畧同此二說者就文斷之而已知其非也歐陽和伯大小夏侯則謂上不及天下不及地

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萬物者為六宗此即孟康天地閒游神之説也固已荒誕而不經劉邵謂太極沖和之氣六氣宗之此即摯虞六氣之宗之説也益復幽渺而無据矣此二説直如一説而不足道也乃彪既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仍用賈氏天宗地宗而益以四方宗為六亦即歐陽夏侯六者之閒之意而小變之顧彼意其内而此揣

其外為更劣耳鄭康成則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六宗雖孔穎達是之然必推配日月以包于類帝而後割截星辰以合為六終屬牽勉而已是皆曲為之說而不免得此失彼者耳惟安國之說本於家語宰我問六宗而孔子以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六者告之則顯有證据或謂此說亦見孔叢然禮記祭法正與此合先以祭天地明

類上帝之義下以四方山川百神明望山川
徧羣神之義中間恰好詳陳此六者直是虞
書禋六宗之義疏也四方即四望其復何所
疑議哉至如盧植舊說以祈來年於天宗為
六宗及羅泌等更以天宗地宗岱宗海宗瀆
幽宗雩宗為本字而成六宗者其亦不攻而
自破矣
蕙田案以上總論

右禋六宗

文獻通考漢興於甘泉汾陰立壇禋六宗　平帝時王莽奏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謹與太師光等議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羣神以類相從為五部

兆天墜之別神中央帝黄靈后土畤及日廟北辰北斗
鎮星中宿中宫于長安城之未墜兆東方帝太昊青靈
勾芒畤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宫於東郊兆南方
炎帝赤靈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宫於南郊兆西方
帝少皞白靈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宫於西郊兆北
方顓頊黒靈玄冥畤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宫於
北郊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畤甚盛矣
馬氏曰王莽既以六子為六宗矣然所謂羣神以類

相從為五部兆則日月雷風皆祠之而不及山澤何也

後漢書祭祀志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

注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

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隂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隂祀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龎雄等二十四人議不當祭上從郃議由

是遂祭六宗六宗之議自伏生及乎後代各有不同今並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隂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於太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

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六宗於夫子夫子答如安國之説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説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案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時司馬紹統表駁

之并五緯以為一分文昌以為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為位並之失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

祀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幽州秀
才張髦又上疏曰禋于六宗禮祖考所尊者六也何
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
社造于禰廵狩四方覲諸侯歸格于祖禰用特舜典
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
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廵狩
一歳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王
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

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汲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天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

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証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祖宗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来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廵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岳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吴商以為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

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並從郊故其餘為六宗也以書禋於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為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目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為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為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衆議未知孰是虞

喜别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案經句缺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衆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歴辨碩儒終未挺證康成見宗是多附焉盍各爾志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為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為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於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

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六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配從可知也天神稱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為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煙之祭也夫禋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

義此焉非疑以為可了豈六置宗便為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為槱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猪率以春秋之月

文獻通考魏明帝立六宗祀六子之卦帝疑其事以問王肅肅以為六宗之卦故不廢

景初二年改祀太極中和之氣時散騎常侍劉劭言萬

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也時從其議

晉初罷其祀後復立六宗因魏舊事

晉書禮志尚書禋于六宗諸儒互說往往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時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為易六子故不廢及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新禮於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之又以為案舜受終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

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於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於天宗則周禮祭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邑依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唯散騎常侍劉邵以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

者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
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為
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
定新禮祀六宗如舊詔從之
文獻通考後魏明元帝太常三年立六宗祀皆有別兆
祭有常日牲用少牢
孝文太和十三年詔祀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於郊天
壇

時大議禋祀之禮髙閭曰書稱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之祀禮無明文名位壇兆歷代所疑漢魏及晉諸儒異說或稱天地四時或稱六者之間或稱易之六子或稱風雷之類或稱星辰之屬或曰世代所宗或云宗廟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十有一家自晉以来逮於聖世以為論者雖多皆有所缺莫能詳究遂相因承别立六宗之兆總為一位而祭之帝曰尚書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文相接屬理似一事上帝

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禋非地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缺其地故稱一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圜丘五帝在焉其牲幣一也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祀備焉六祭俱備無煩別立

右歷代禋六宗

五禮通考卷五十四